

第 四 卷

电 影 剧 本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刘慧心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版面设计：陈 维

书名 陈白尘选集·第四卷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8年7月第一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.125

印数 1—500 册 字数 373 千

ISBN7—5411—0066—8/I·67

定 价：（精装）7.80 元



作者一九六三年赴金田村途中

(5)

(第19) 江西布部。

连带来丁个人，身携一个硕大的行李袋，右手提只大鸟笼，左手握着一张写着地图的图纸来，在马路两边审来审去。

寻找门牌。(他满面风尘, 一头大汗。他是王金富。

(空行) 基础厂门外。

王全富推门，老人若死，^{又见}门内破衣箱，破花盆，破玻璃，
都很脏，他惊呆了。

(空行) 外滩马路

王金富在新加坡马路中心被来往的车辆所围，东躲西
避，一烫手，大难临头了。他拼命去推，一辆小汽车突然刹车。
驾驶员伸头大骂：“屠夫”！

王會堂果在路中心，不知所錯。

作者写《幸福狂想曲》的手稿

出版说明

《陈白尘选集》第四卷，选编了作者写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八〇年的五部电影文学剧本：《幸福狂想曲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、《宋景诗》、《大风歌》、《阿Q正传》。此次成集，作者在文字上作了订正和某些修改。

目次

幸福狂想曲	1
乌鸦与麻雀	97
宋景诗	237
大风歌	357
阿Q正传	471
后记	566

幸福狂想曲

第一章



沪西市郊。

荒僻的马路上，行人稀少，街树光秃，只有两三部三轮车在路心闲荡，一只野狗慢悠悠地在路边觅食。

远处来了个人，他满面风尘，一头大汗，身揸一个硕大的行李卷，左手提只大母鸡，右手捏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，在马路两边窜来窜去，寻找门牌。他是王金富。

某药厂门外。

从门上斑驳的招牌上认出这是个药厂。但铁栅门上横七竖八地贴上什么“警备司令部”、“接收委员会”等等的封条；封条下边是一把生锈的大铁锁。

王金富摇摇铁门，无人答应。只见门内破木箱、破纸盒、破玻璃瓶狼藉满地，他惊呆了。

外滩马路。

王金富在马路中心被来往的车辆所困，东躲西让；一失手，大母鸡跑了，他拚命去捉，一辆小汽车突然刹车，驾驶员伸头大骂：“屈死！”

王金富呆在路中心，不知所措。

“大上海饭店”门外。

王金富正饥肠辘辘，抬头看看这招牌，但不敢进去。因为门外站着个穿漂亮制服的人，像是军官或警察。而且也没看见饭和菜，他发愣了。

“大上海饭店”楼下车厢座。

正在上座时候。吴志海，一个西装笔挺、头发雪亮而神采焕发的青年，昂然而入。一个侍役上前迎接，问：“一位？”

吴志海一摇头，一摆手。“找人！”依然向两边巡视。发现有个单身客人——是个胖子，在看小报，便从衣袋里摸出两本书来，凑过去。他以较低的声音叫声：“老板，看书哦？”接着以不纯粹的上海话夹着普通话向对方宣传起来：

“阿拉向依推荐两本好书。一本叫《处世秘诀》，它告诉依如何对待朋友，如何对待仇人，如何对待老年人和小朋友，特别是如何对待依格女朋友……”

胖子这时才从小报上端露出眼睛看他一眼，摇摇头。

吴志海：（滔滔不绝）此地还有一本《幸福之路》，它会告诉依如何追求幸福，如何保持幸福，如何享受幸福，依要得到幸福，格本书会指拨依一条幸福的道路……

胖客人：（不耐烦地）“去去去！”

吴志海：（很有礼貌地弯弯腰）“是的，是的，”（又摸出一本书来）“那末这本《恋爱成功秘诀》一定包依满意！依看……”

胖客人果然有了兴趣，又伸出头来了。但那位侍者已经拖住吴志海的胳膊下了逐客令：“请，请，请！老兄！看你样子倒蛮漂亮！……”

吴志海反抗地：“漂亮怎么样？我做买卖！”

侍役推他一把，眼睛一瞪：“此地不许做生意！”

另两个侍者顺势将吴志海推出了大门。

“大上海饭店”门外。

吴志海被推出门，正好撞在过路的王金富身上。两人都大嚷一声，两人都要开口骂人，两人又都呆住了。

吴志海：“你不是王家表哥？”

王金富：“你是志海表弟？可把你找着了！”

吴志海一见他的行装，问：“刚从乡下来？吃饭了没有？”

王金富：“是呀！饿死了！”抬头问：“这儿是饭店？”

吴志海看见饭店门口那位穿制服的人正歪着嘴在笑，一咬牙：“对！就是饭店！进去！”

吴志海拖了王金富昂然走进饭店，那穿制服的只好拉开弹琐门。

王金富胆怯地看看那穿制服的人，点点头。

“大上海饭店”车厢座。

吴志海将王金富推进车厢座的空位上，随手拿起菜单，高声叫：“Boy！”

那位侍者走过来，没注意，便问：“二位？”

吴志海用身体挡住王金富，低头指着菜单：“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汤。一瓶啤酒！”

侍者漫不经心地：“好，三菜一汤，一瓶啤酒！”走开。

王金富大惊失色，问：“要那么多菜？”

吴志海忙将王金富的行李和大母鸡塞在桌底下，一边催他：“坐坐坐！乡下好么，表哥？”

王金富叹口气：“到处拉壮丁，活不下去啦！表弟，你发财啦？”

吴志海看见侍者捧着啤酒和杯子走来了，便向里扬着脸说：“嗨！忙死啦！我在三处兼差，从这家公司出来又去那家厂，从厂里出来又要去那家商行，整天团团转，忙不过来呀！……”

侍者已经放下酒走开。桌下的母鸡突然发言：它饿了。

侍者回头寻声。吴志海警觉地将头一扬，大声笑起来。同时脚下踩住了母鸡的脖子。然后扬声对已走去的侍者叫：“Boy！菜快点！”

桌上三菜一汤已经摆齐。王金富还在狼吞虎咽，吴志海已经吃罢，用剩饭在抚慰桌下的大母鸡。

王金富看见了，大叫：“可惜可惜！大米饭呀！”

吴志海高声盖过他：“大米饭，你还要添么？”

王金富摇头：“饱了！饱了！”

隔壁厢座里那位胖子客人伸过头来，笑问：“朋友，你那《恋爱成功秘诀》还有么？”

吴志海一板面孔：“去去去！”

那位侍者用只盘子正送来账单。吴志海眉头一皱，掏出皮夹，付了钱，看看手里还有些零钱，一扬手，大方地丢进盘子里。

那侍者躬身：“谢谢！”一抬头，才认出吴志海，窘了。

吴志海却昂然高声说：“表哥！到我公馆去！”

二

弄堂里。

吴志海领着王金富走进一个颇为整洁的弄堂。

王金富看见第一家大门，便问：“这是你的公馆？”

吴志海摇头：“往里走！”

二人穿过那条整洁的弄堂，迎面出现了一个破旧狭隘的小弄堂。王金富颇为失望地走向这小弄第一家的大门：“是这儿？”

吴志海一把拖住他拉向对门的后门走去：“在这边！”

吴志海的“公馆”——后客堂。

吴志海打开黑咕隆冬的后客堂，扭燃了昏黄的电灯，这才看见他这“公馆”的全景：一张单人床，一几一凳，墙脚下堆放着和药厂里同样的大大小小的玻璃空药瓶。

吴志海笑道：“这就是我的大公馆！表哥，你不要见笑！在上海，不吹牛就不能活！”一边脱下西装，露出只有领子和胸口的衬衫，把西装挂到墙上去，开始脱西装裤子。

王金富也从与行李卷相连的麻袋里拿出一包煮熟的鸡蛋来，说：“乡下年成不好，就带点鸡蛋来……”

吴志海笑道：“在上海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带这些来干吗？”但随手敲破一只鸡蛋，一口吞下去。

王金富又从麻袋里拖出一只花白老猫来。“表弟呀，我是一家子连猫带鸡都搬来了！就投靠你了！”

吴志海惊叫起来：“哎呀！连猫都带来了？拿什么喂呀？”

王金富笑道：“有点剩饭就行……”

吴志海刚刚又吞进一只熟鸡蛋，咽不下去了。苦着脸，含着蛋，说：“表哥呀，什么三个差事，吹牛的！我也失业啦！”

王金富手抱住猫，恍然了。“那，我还是回乡下去吧。”说着，又把猫塞进麻袋。

吴志海硬咽下鸡蛋，拖过麻袋，摔了，义愤地：“什么话！走？你瞧不起我表弟？咱俩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！我吃饭，你吃饭；我喝粥，你喝粥！笑话了！在上海滩上混了十来年，什么门槛不懂？还能饿死我吴志海？”又敲碎一只蛋，“不瞒表哥说，大人物都有个秘书、帮办什么的，我就是缺

个帮手！你当我的秘书，怎么样？”

王金富拥抱住猫，瞪着眼：“你叫我干什么都行！可我住哪儿呀？”

吴志海不解地：“住哪儿？就住这儿呀！”

王金富摇摇头：“这么小……”

吴志海大笑，用沪语说：“侬真是阿木林！”又说：“表哥！别看这房子，”他敲敲墙，墙上泥土石灰都纷纷剥落了，“瘪脚！上海是一寸土地一寸金，没有几两金子还顶不下来啦！”

王金富睁大眼睛：“哦！哦！……”

吴志海一拍胸脯，说：“连你的花猫、老母鸡都有地方睡，包在我身上！”

同上景，黎明。

这间后客堂进行了改造：在原来单人床之上，又交叉地搭起一架高铺。吴志海睡在高铺上，脚顶着破墙；王金富睡在原有的单人床上，脚在高铺之下。药瓶子收拾了，老母鸡有了窝。

王金富抱住花猫呼呼大睡。吴志海在铺上翻个身，扭亮电灯，摸出那本《幸福之路》来。他一边哼着什么曲子，一边在看书。王金富被吵醒，翻了一个身，又睡了。

吴志海自言自语起来：“对，首先有个幸福家庭，有个漂亮而贤慧的太太；得有一处小洋房，带有花园；有辆小汽车，自然，摩托车也行！……不！我就是这么平凡么？我要做个大发明家，要有声望，有名誉，要用我的名字办一个医院，对！叫‘志海慈善医院’，不收费！”

王金富已经醒了，听着，忽然问：“表弟呀，那要多少年呀？”

吴志海兴奋起来，大声回答：“要不了三年两年，我一定全部走完这条幸福之路！”为了加强语气，他还双脚一蹬，不料那薄墙“哗啦”一声，被蹬破一个洞。

王金富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碎砖砸了他的脚了。

墙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也在叫：“哎呀！”

吴志海爬向破洞向外一看，只见一个女人提着手提包，提包上绣着闪亮的英文字：“Lucky。”

吴志海高兴地大叫：“乐该！好运气！”

王金富爬上来问：“什么？什么？”

吴志海兴奋地说：“乐该，就是好运气！你我走运了！”

王金富向洞口望去，只见一个女人提着手提包向对面那个整洁的弄堂走去，不时在回头看洞口。他兴奋地叫：“是个女人！”

吴志海也向外张望，叫声：“好漂亮！”

只见那女人又回头看了洞口一眼，走进对面弄堂第一家后门里去了。吴志海不禁手舞足蹈地唱起来：“幸福在哪里？幸福在哪里？……”

王金富傻傻地问：“在哪里？表弟！”

吴志海指着洞口，答道：“就在这里！”

王金富茫然问：“就在这里？”

“对！”吴志海指指洞口，“开个窗子，就在这里开片香烟店！包你生意兴隆！”

王金富也高兴起来，向洞口又扒开一块砖头，连说：

“好主意！好主意！”他向外张望，惊叫：“她在那里！”

吴志海也奔向洞口：“谁？”

就在这时，一盆水倾倒在破洞的墙外，和着泥土的水珠溅在二人的脸上，成了花脸。

“触那娘！”吴志海对外就骂。

王金富并不生气，笑道：“就是那女人！”

“哦？”吴志海一张望，果然看那女人在对面弄堂的晒台上失神地向下面张望。便转脸大笑起来：“好！好！是乐该！好运气！”

三

对面弄堂第一家晒台上。

那个女人是张月华，她抱歉地看看对面墙上淋的水，说声“糟糕！”急忙躲进前楼里去。

张月华前楼。

张月华走进前楼。这是间算得精致的卧室。她放下面盆，便从手提包里取出用纸包好的烧饼，坐在床边嚼起来。忽然若有所思地丢下烧饼，从枕下抽出一张信纸来。

信纸上有两行字：“……为诸甥制备冬衣，请妹速汇三十万元来，以便……”

张月华烦闷地推开烧饼，点燃一支香烟，向窗外怅然望着。弄堂里的路灯昏暗，她喷出一口浓烟。